

试论宋代官绅家族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

马金梅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 宁夏 固原 756000)

【内容摘要】宋代官绅家族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以自身文化素质辅助夫子成材立业,以经营管理家政促进家族兴旺,以儒释道三教合流之精神塑造自身理想人格。这三个时代特点并不是对传统妇女角色定位、道德规范的全面突破和摆脱,只是在继承贤妻良母角色的前提下,深化、拓展其内涵而已。

【关键词】官绅家族 妇女角色 时代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4-0129-03

一、以自身文化素质辅助夫子成材立业

提高官绅家族妇女文化素质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学识相夫教子已经成为这些家族对妇女的普遍要求。综观千篇妇女墓志铭,可以看出宋代官绅家族妇女的角色特点就是传统的角色定位、道德规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这些家族在择媳问题上,不仅要求女子能够在传统观念范畴内相夫教子,而且能够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去辅助夫子科举入仕、经营管理家财,以巩固提高家族地位。为什么这些官绅家族妇女在相夫教子方面的作用可以超出一般传统对于女性角色的要求?为什么她们对夫与子的“内助”作用,能够不止是体现在过去的“主内”、“助内”范围内,还能够为夫子的“主外”发表见解、排忧解难?关键是她们不仅具有传统的妇德,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与见识。如梅庄夫人邹氏与其夫人京,至中途,三学上书言事,士皆以罪逐,累累满道。参相久轩先生且去国,其夫骇所闻见,忧得疾,不欲往。夫人则认为,做官应该服从做人。如果二者不能得兼,则宁愿放弃做官,而不能放弃做人的原则,并且安慰他说:“臣受君恩,有过则谏而不听,则去,毋以妄故。苟以直言得罪,愿同摘岭海,死不悔。妄愿为贤人妻,不愿徒为贵人妻也。”^[1]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夫人,苏轼、苏辙之母程氏。苏洵父子三人能够同时成为文学大家,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和程夫人相夫教子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程氏为了使丈夫苏洵立志为学,专心赶考,不惜变卖自己的全部嫁妆,勇敢地承担起家庭重担。苏洵在《祭亡妻程氏文》中,深情地追思:“昔予少年,游荡不学。于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说灭。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2]苏洵长期在外,夫人对苏轼、苏辙二子在学识品德方面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奠基作用。司马光在她的墓志铭中写到:“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

之幼也,夫人亲教之……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厉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进士第,又同年登贤良方正科目。”^[3]墓志铭的作者对于这些妇女超常的才能和事迹非但没有回避,反而以大量的具体事例来宣扬,说明她们的表现确实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正如司马光在为程夫人所写的墓志铭中所说:“妇女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4]看来司马光不仅对程夫人个人的贡献有很高的评价,并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有知识的妇女对家与国的重要作用。

二、以经营管理家政促进家族兴旺

中国古代妇女历来以主内持家为天职,可是从墓志铭的一些内容来看,宋代官绅家族妇女已不限于传统的持家方式,她们的角色已经具有了时代特点。据统计,墓主属大家族者约占1/4左右,有的家族人口甚至高达数百以至上千人。在这类门户中,所谓的“男耕”实际是由佃户承担,而“女织”则落到了族人妇女身上。《宋史·胡仲尧传》载,洪州奉新胡仲尧家,累世聚居,人口数百,构学舍于家族中,聚书万卷,族中男性读书做官或经商,主母则要统领家中上下经管纺织、炊事餐饮、内外接应诸多事宜^[5]。《宋史·陈兢传》载,“宋初(陈)坊家十三世同居,长幼700口”,至太宗朝已有千余口。全家设都蚕院一所,青壮年妇女除主炊爨者外,均入院养蚕纺织,选其中一年长妇女掌管。族人衣物均由该院生产,余者入库^[6]。只有当男人专理外事的情况下,其中的佼佼者方有可能成为家财的主管者。如张守《太孺人时氏墓志铭》所载承事郎陈献臣之妻、太孺人石氏,“经理生产业不避寒暑,承事遂于医务,以药石济人,而家事置不问”。“太孺人躬菲约辛苦,已助成其家”^[6]。更有家境贫穷、赖主妇艰苦创业者,如陈耆卿《祭先妣文》所述:“吾家世儒,薄生理,母归,

* 作者简介:马金梅(1962—),女,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古代历史及文物考古研究。

田无 30 亩,老屋数间,不任风雨。吾母一力经纪之,左手婴孩,右手纺织,下至米盐靡密之事亦牵顿忘食。盖吾先人性耽书,口不道家人有无,其所以至今仅给,则实惟母力。”^[7]至于支撑孤儿寡母之家,妇女更是责无旁贷。曾巩《夫人周氏墓志铭》中所褒扬的周夫人即其中之一例。其夫死后,独当家事,“及其晚也,家徙而愈丰,蓄积而愈倍,乡党伏其智,子孙力学,文质彬彬。……夫人之子窃以为夫人贤如孟母,洁如陶母,成家如巴寡妇”^[8]。维护家族的和睦稳定是对统领家族者德才的基本要求,在此前提下,性别问题有时则退居次要地位。有夫人邵氏,其夫时君在时,“用法度严内外,文学训子孙,立信务与,称重乡间。夫人又能奉承以恪,无逸志,——子孙竞于文,科举上其名,人皆尊爱时君,以及夫人。时君没,夫人亦将老矣,具呼家人,与为条约,亲写刻之屏,使合居有礼,缀食无专,以不忘时君之法”^[9]。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子孙后代继承传统,永保家业,而不致“千年田换八百主”^[10]。有时为了能使祖业兴旺,即使是娶再婚妇女也在所不计。孙氏“同居五世,合庙二千指(十指为一人)”。令人施氏,“以孝友聪明闻,年十七适胡氏(《四库全书·浮溪集》为七十,适改。)一年而寡。会中奉(孙氏)求继室,遍国中莫如令人之贤,乃强夺其志归之”。施氏“专其家政六十八年,……专以勤俭孝俭为训,上下化之”。她“少喜读书,老而不衰,六经孔孟之道略通其大旨,……晚传司马温公(家范),乃并以授其子孙”。“故子孙皆有前辈风,或以文行擢进士,或在朝为官。”^[11]鉴于“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12]的状况,真德秀在《夫人蔡氏墓志铭》中,转述了蔡氏对儿子的教诲:“阅人多矣,昔富贵者,今安在!顾自立如何耳。”^[13]正是反映了当时家族财富地位不稳定的社会现实。

三、以儒释道三教合流之精神塑造自身理想人格

儒释道三教合流在北宋中期以后已成为时代思潮。由于这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也就更容易在思想层面上融合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铸造着宋人的精神与灵魂。宋人把自我人格修养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逐步完成理想人格的积累与塑造,也成为妇女角色特点的本质内涵。她们以儒家礼教规范约束的同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同时信仰佛道者在千余墓主中约占 1/5。从墓碑内容可以看到,这些人在具有一定文化的基础上,又在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道德自律的自由和完美的精神境界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而使得外在对妇女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诱导人性内在的从善要求统一起来。

首先表现在妇女对儒释道的认知方面。在宋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佛事之教遍天下,儒者阴信其实而阳讳其名”^[14],妇女所认同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内涵也有所变化。上层妇女在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读佛经、老庄诸书。当然,一般来说,她们所认同的文化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不过也能看到佛道主要是佛家思想的渗透。李石在《故宜人薛氏墓志铭》中说道:“窃谓一妇泽被三世,否则反是。且男子行四方,更得察父哲兄法家拂士以成,其难排愤至呐呐妇人,宜得一恭俭法者为之对,否则妒险贼悍以祸其良。以败其子者,岂惟三世,益足践灶突而不知义训者,何翅比比然也。且

薛杨两家为世儒者,宜人生长儒门,不独女训,于经传子史以及子美、乐天、东坡语皆成诵。婉约之资,而以礼法为文,悟入之性,而以释老为之辅,其所习远矣哉!其言曰:‘家人利女贞而继之以睽者,以二女同居不相得。严君御家而先以女贞,一有不贞则二女同居者为之间,虽严君亦睽且败矣。’吾特表其言为世妇训。”^[15]薛氏这种情况,在当时妇女中是有代表性的。而袁燮所铭之何夫人宣氏更自有其见地。夫人鄞人。科举之士有得军隼场屋,又兼人以获得贵者,颇自矜炫。夫人曰:“士子当砥砺廉隅,今嗜利无耻而不知其非,又以为能他日苟得一官,岂不重为民害乎!闻者深愧之。”其“中年晨兴,诵道、释书。一日慨然曰:‘虚无之言,诵之何益!孰若吾圣经,修身齐家之道具在其中乎!’”^[16]她们人性中之善与爱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关爱奉献中。孝为妇德之首。朱熹《宜人丁氏墓志铭》称:“宜人丁氏,世为永嘉大姓,以积善好施闻于乡。舅病瘵宜人侍养尤勤,羹非手调不进,舅亦非宜人所进不食也。姑为比丘尼,与一任年相近,病迎归,与共卧起,扶掖饮食,终岁忘劳。姑每感涕谓曰:‘病愈当终身事汝为母。’”“姻旧间有过失,辄为晓譬,复甚或垂涕泣而道之,闻者感悟迁革乃已。”“里人有子好读书,而父难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喻之,又资以金钱,使与其子俱试太学,以遂其志。其人后常以语人,且叹息曰:‘今人不复有此风矣!’”^[17]度正《郭安人墓志铭》称:“安人性恬淡,勤俭自将,起鸡鸣,焚香诵其佛书。”“始族党合居,食指百数,虽有室家者莫敢异爨。犹子彦迈、彦幼孤,育于安人,教之尤笃,卒以科名自奋,其他诸子侄抚爱各得其心。其后仕于外,举动稍过,必曰:‘安人得无知之?’每之官,虽远郡,必迂路求教,安人则必戒之曰:‘吾视今之族人,身既达则不复顾其未达者,既不能亲睦宗族,岂复能爱民重土,汝曹免之。’”其夫“平生乐施与,家亦以之匮。晚寓吾乡,民力素贫。曦叛后,连年荒旱,多所周济,安人悉力助之。……教子孙不以富贵利达为欣羨,而以为善为义为急”^[18]。

生活于社会、家族间的两宋官绅家族妇女,面对人生之荣辱得失,宦海之起落沉浮,如何既为夫子之科名、家族之兴旺助力,又能坦然历练坎坷,视富贵名利如浮云,需要很高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沈遵所书长寿县太君魏氏,三司使、尚书礼部侍郎僧太尉羽之女。“魏氏世新安人,太尉公当太宗时,为三司使 18 年,有功国,为一时名臣。其足既大而显,爱其女,为择所归,而得张公”。公少孤,“已材能进仕于朝,出入任事,夙夜在公,不顾其家,家事一出于夫人。而张氏故大家也,夫人内治其室以法度,外接亲党以恩义,内外莫不服而归之。张公中废下迁流落者十余年,夫人处之如平时,故张公益自信,不以为戚。张公平生廉不治生业,及以孝归,居于吴而资养或不足,夫人薄衣约食,不以其不足累于张公。盖夫人学浮屠,通其书之说,故其于穷达之际能泊然安于命,而不以外物动其心”^[19]。

可以看出,发挥妇女文化素质的优势,重新整合夫妻传统角色的某些内容,正是社会、家族、男女两性力量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良性循环的结果。然而,宋代的社会转型仍以封建传统沿袭为基因,总体来说,封建制(下转第 136 页)

维视角下的再思考。其意义在于:在重建形而上学和与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强调了生成的价值,赋予生成以存在的意义,对人的感性生命给予充分肯定,对人的现实的创造性行动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使人有可能克服堕落和平庸状态,在获得生命整体的永恒性的同时实现个体的解放。

但也应当看到,一方面,正是由于“永恒轮回”的楔入,追求永恒的目标虽然部分实现,却因“永恒轮回”自身的矛盾性,如永恒与轮回的不兼容性,追求永恒与追求超越的二律背反,作为宇宙论的“永恒轮回”与作为存在论“永恒轮回”的内在冲突,“永恒轮回”视角的全析性和选择性的尖锐对立,都对尼采的形而上学造成了困难,而由“永恒轮回”自身矛盾性引起的与其他哲学观点的多重悖论式关系,最终导致整个尼采哲学体系陷于困境而无力自拔。另一方面,尼采这种对传统的激烈反抗态度,力求完全割裂与传统的联系所造成的与传统的紧张关系,对其形而上学的构建也造成障碍,正如海德格尔的批评:“绝没有一种历史性运动能够跳出历史并且绝对的重新开始,一种历史性运动越是从根源上克服了以往的东西,则这种运动就越是历史性的,就越原始的创造了历史。”^[12]任何创新都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完全摒弃人类文明已有思想成果的理论创新都是劳而无功的建造“空中楼阁”。这对我们当下进行理论创新,创建创新型社会都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德]尼采.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M].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7:57,64.

[2][德]尼采.黄明嘉译.快乐的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17,317.

[3]汪民安.尼采与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8.

[4]尼采.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4.

[5]Eugen Fink, Nietzsche's Philosophy, Trans. by Goetz Richter, New York·London:Continuum Press,2003,p73.

[6][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9,261,263,263,274,251.

[7][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74,622,278,719,719.

[8][德]尼采.孙周兴译.权力意志(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19,719.

[9][德]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27-28.

[10][德]尼采.孙周兴译.权力意志(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22.

[11][法]德勒兹.周颖,刘玉宇译.尼采与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3.

[12][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尼采(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28.

(上接第130页)度、儒家思想对妇女的制约仍然是基本的、主导的,官绅家族妇女角色尽管具有了某些新的时代特点,但并不是对传统妇女角色定位、道德规范的全面突破和摆脱,只不过是继承贤妻良母角色的前提下,深化、拓展其内涵而已。

参考文献:

[1]姚勉.《梅庄夫人墓志铭》,《雪坡集》卷50,《四库全书》本。

[2]苏洵.《祭亡妻文》,《嘉祐集》卷15,《四库全书》本。

[3]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传家集》卷78,《四库全书》本。

[4]《宋史》卷456《胡仲尧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5]《宋史》卷456《陈兢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6]张守.《太孺人时氏墓志铭》,《毗陵集》卷13,《四库全书》本。

[7]陈耆卿.《祭先妣文》,《员聪集》卷8,《四库全书》本。

[8]曾巩.《夫人周氏墓志铭》,《元丰类稿》卷46,《四库全书》本。

[9]朱熹.《太孺人邵氏墓表》,《晦庵集》卷90,《四库全书》

本。

[10]辛弃疾.《稼轩词》卷4,《四库全书》本。

[11]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富家置产当存仁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2]真德秀.《夫人蔡氏墓志铭》,《西山文集》卷45,《四库全书》本。

[13]袁甫.《太孺人卞氏墓志铭》,《蒙斋集》卷18,《四库全书》本。

[14]李石.《故宜人薛氏墓志铭》,《方舟集》卷18,《四库全书》本。

[15]袁燮.《何夫人宣氏墓志铭》,《斋集》卷21,《四库全书》本。

[16]朱熹.《宜人丁氏墓志铭》,《晦庵集》卷93,《四库全书》本。

[17]度正.《郭安人墓志铭》,《性善堂稿》卷14,《四库全书》本。

[18]沈遵.《长寿县太君墓志铭》,《西溪集》卷10,《四库全书》本。